

四庫全書序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新華書社

四庫全書序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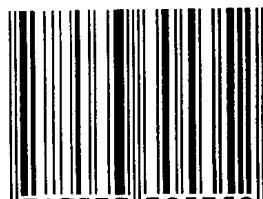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BBO | 1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25 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一一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三)

〔明〕薛應旂撰

山東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

甲子會紀五卷

〔明〕薛應旂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玄津草堂刻本

二四一

憲章錄四十六卷

〔明〕薛應旂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陸光宅刻本

三七五

#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

(三)

〔明〕薛應旂撰

山東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

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提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三

蒙古至元七年  
庚午起至壬申凡二年

度宗三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閩事成則功歸恩相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倅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三

十一

夏  
卷

庚戌起復孫虎臣爲淮東安撫副使 辛酉班成天  
曆丙寅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  
院事時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詔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蒙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諫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

十一

大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

王

堅

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爲富國試以行事時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詬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復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詔凡金選吏部定據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答中書安

童以爲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二月蒙古以歲饑罷脩築宮城役夫三月庚子朔日食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

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  
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  
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  
之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六月  
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  
宜肄其文秋七月復開州史鑄印給之八月癸  
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  
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  
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  
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間  
宋元通鑑卷三百三  
四  
堅

急無敢言者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壬子台州大水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中外  
諸軍救襄樊閏月己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  
四千八十石十一月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租  
五萬一千石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宗禮字立之家  
貧力學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以賢  
達見稱所著有經史管見人物論十二月己亥  
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紓  
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  
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  
宋元通鑑卷三百三  
五  
堅

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  
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  
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  
繼

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月改國號曰元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二  
月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糴  
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古復立王植爲高麗王趙璧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  
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  
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  
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

爲王賈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三月發官倉穀米賑和州無爲鎮巢安慶建德平江吉州諸處夏四月甲寅禮部侍郎陳宜中乞補外以顯文閣待制出爲福建安撫使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木來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遁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己亥詔以陸九淵孫淳補上州文學蒙古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間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

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覽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秋七月丁丑湖南轉運司訪求張栻後人義倫以聞詔補將仕郎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祺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汎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圮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爲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謹詔不允八月壬辰朔日食九月己丑子累生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

公不無少疑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  
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與圖之廣歷古  
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  
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  
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  
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  
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孚  
休惟求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十二  
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  
置土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八

夏

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  
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  
李鋗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  
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  
其悖謬至此先是陳仲微爲江西提點刑獄忤賈似  
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  
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  
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久之叙復

八年元至元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

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  
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  
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  
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媿薄人懷一切計  
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  
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  
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 辛亥子昺生元  
龍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二月癸巳謝  
方叔卒贈少師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  
士歷官左丞相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  
好丹劑壽其君鄙就甚焉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  
所歸特贈直秘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  
遺以旌廉吏元改中都爲大都三月元賑濟南路  
遺以旌廉吏元改中都爲大都三月元賑濟南路  
路饑夏四月元賑大都路饑五月己巳李庭芝  
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  
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  
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蠅書於髻蘚積草下浮水而  
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  
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郡  
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轉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鄖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伊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礮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夏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夏

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鏡斷鐵組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墓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橋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

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捷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衝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組破關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木劉整分艦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夏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夏

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于櫓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弄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元敕脩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母取諸民六月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

谷未至飲藥卒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少有志畧精于春秋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性伉直故不爲似道所容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丁酉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提舉經武要畧以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司事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悵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罷之秋七月元詔自今凡詔令以蒙古字行八月丙戌朔日食辛丑詔家鉉翁赴國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三

壬午

夏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輶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輶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戊寅太陰犯御女冬十月癸卯元初立會同館十一月乙卯馬奔

死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驚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爲廬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上從之遣永寧僧齋舍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旣入元事覺元主數張易姚楓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忘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寔不知賞整使還軍中誅宋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嵊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事是月遣將督萬壽攻成都元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棄城遁元以罪在主將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癸酉至甲戌凡二年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十年癸酉至甲戌

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衄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牙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爲流矢中其

肘東創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十一 惶急

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鏽以鐵組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术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組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荆湖都統富霍丘人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

撤屋爲薪緝閭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十一 成

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牙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欵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爲先鋒阿术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

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 元以申屠致遠爲太常少卿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李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 夏四月癸巳詔曰廻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傷折離居盡傷朕心爾閩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鑄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乙元主立其子真金爲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念恂與開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

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 元以申屠致遠爲太常少卿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李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 夏四月癸巳詔曰廻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傷折離居盡傷朕心爾閩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鑄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乙元主立其子真金爲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念恂與開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都督賜其將校有差 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爲請

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五月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什機速房元賞襄陽有功萬戶奧魯赤等銀鈔衣服有差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効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五  
束

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宣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畧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

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晁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憎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六  
束

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駁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榮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裹輜厯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閫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日蹠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

爲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元以劉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軍爲二各統之元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其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閏月丙辰朝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元敕翰林院纂脩國史宋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秋七月元阿合馬等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寶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二十二人並赦之九月辛巳以章鑑僉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冬十月元享于太廟十一月壬午子累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以李庭芝夏貴爲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庭芝兩淮爲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起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元祐元人城馬驥山知合州張玆擊走之先是蒙古兵入蜀玆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玆代玆自開慶受吳民凋弊甚玆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春公私兼足劉整旣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驥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玆聞令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紫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驥城築卒不與議國政至是自右丞進左相元阿里海牙言別

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术又言臣畧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固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牙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二月甲寅太陰犯井宿己酉趙順孫罷爲福建安撫使三月元以伯顏史天澤並爲左丞相阿术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九

夏四月乙卯子昺授左衛上將軍進封宋國公五月壬寅張珏表請城馬駿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

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佯戮何疑秋七月癸未帝崩于嘉國公㬎卽位太后臨朝帝自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㬎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姦衰敝寢甚亡國不干其身幸矣甲申封兄是爲吉王弟昺爲信王是母楊淑妃昺母俞脩容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爲天瑞節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醉歌深宮齎傲湖山玩歲暢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

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

宋元通鑑卷一百十四

十一

城

增河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斷壁與穠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詰日賂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日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辛卯以朱祺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是月元伯顏南攻陞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漏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元以博羅懼爲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

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是年扈從至京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尋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元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懼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术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懼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襄陽哨司空山程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术帥阿刺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納兵鑑刑鑑詔充史館編校文字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朱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座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組鎖戰艦